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二 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景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一年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勝素無賴私渡淮為商至是率其徒數百人至海州自稱制置司前軍大兵且繼至海州遂降熊克小歷云李寶子公佐挾歸正官魏勝得海州今從徐宗偃兩淮紀實已見　右朝奉郎趙學老通判秀州學老野子

癸卯故左朝議大夫李彌遜追復敷文閣待制彌遜始坐詆和議謫籍至是始復之　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覿復敷文閣待制致仕覿年八十矣

太學博士蔣芾國子正芮曄並為祕書省正字

甲辰左朝請郎馮時行知彭州初時行守黎州上記其名名赴行在時行至建康以疾不進上疏言敵決敗盟望移蹕進幸建康下罪已之詔感動中外顧與社稷俱為存亡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進人主怯而能

使天下勇今之形勢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在江南無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陛下可到彼亦可到蜀雖險阻形勢廹促如鼠入牛角必不能久將士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為盜賊大事去矣又沿邊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尚多闊踈荆南兵弱循贛將士不服李道節制緩急豈能為用鄂州田師中老且病上流重地恐不可保願以李顯忠代之劉錡有威名借其譽望不當便置之前行張浚憂患頻挫更歷已無少年輕鋭之氣顧陛下

捨一已之好惡勉用浚以副人望決能使軍民回心踴
躍鼓舞其效亦非小補財用在今日最為難事宜省官
吏減州郡冗卒陛下痛自撙節蠲損切身之奉以養戰
士清心寡欲踈遠閹寺與賢士大夫骨鯁謀議之臣共
濟艱難然後命大臣留守宮闕陛下如建炎之初馬上
從事以數十騎往來循撫諸軍江淮荆襄無有定處使
敵莫能測令敵使已還臣料朝廷必有大措置一新天
下耳目旬日之間寂然無聞臣恐廟堂之議猶欲遣使

祈請冀和議可以遷延以臣計之萬無此理臣紹興初
蒙陛下名對時敵適請和臣以為疑至煩聖訓以為親
屈已之意然和議既成無以善其後臣之愚言猶有驗
于今日今敵既敗盟臣又以其狂愚冒瀆聖聽望陛下
特垂聖覽採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異日也䟽
奏乃有是命　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副使王秬與在外
宮觀右朝奉郎知通化軍莫濛為淮南轉運判官兼淮
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時秬自言生長兵間諳練

戎事願得步騎五千求試方畧因請至都堂白事許之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奏鉅自到官將淮上兵民分隸諸將民情皇駭令又狂率大言侵將帥之事鉅遂罷去初詔淮漢郡縣籍民為兵鉅在淮南乃選丁壯欲涅其手面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莘老言敵未至而先敺吾民非計請令民兵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直顯謨閣知荆南府續觱既受朝命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為甲五甲為團

甲團皆有長又擇邑之豪為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於籍者至七八千人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舊法討論甚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為保五保為甲六甲為隊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隊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集無蚤暮之節盡禁蒱博獨許以擊剌馳射角勝五日更至縣廷閱其尤者勞賞之里閭皆

以武功相高氣俗一變旗幟總別為色槍杖皆中度候望干楸不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瞬息遍百里盜為衰止總首白事吏無得預追胥興發一以縣檄為驗季宣嶶言子也此皆不得其時因罷王拒遂牽聯書之

乙巳尚書省言兩國使命往來舊係盱眙軍前期差人議定禮數近兩次大金金牌天使過淮顯是守臣不職兼慮倉卒祇備不及却致失禮詔右朝散郎知盱眙軍

周淙特降二官

丙午右奉議郎通判楚州徐宗偃挈其孥渡淮南歸因赴制置司議事

丁未詔婉儀劉氏可歸本家逐便本閤官吏並發遣歸合屬去處官告令有司毀抹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幹辦皇城司劉侊提舉洪州玉隆觀任便居住故劉婉儀事史不言所以趙甡之遺史云初劉錡都統鎮江之軍屢請決戰用兵朝廷猶俟金人先有釁隙則以兵應之故未許錡申請不已及除制置使亦申請用兵一日汪應辰獻復和策堅執和議且言國家自講和至今未嘗有違闕用

兵之議恐誤大計繼先因間見上言今邊鄙本無事蓋緣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喜於用兵重欲邀功爾若斬一二人則和議可以復固上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是時盱眙軍奏到金人遣韓汝嘉直入盱眙館口傳勑不許奉使徐嘉渡淮未有以處之上在劉才人位進膳不舉筯才人怪之遣中人物色聖情因何不懌乃得應辰之策繼先之言才人侍上因用言寬解上意大抵與繼先之言相似上怒問曰汝安得此言才人不能隱遂具說遣中人物色得繼先之言上大怒劉才人俄以他事賜第別居

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傅選移江南東路建康府駐劄

戊申淮南等路制置使劉錡言新創踏射威強弓兵穿

執乞推賞上曰此未可遽行不知威强與尅敵高下如何今若别置名恐壊格法莫若且以尅敵為凖　宗正少卿唐文若為起居郎上嘗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騏才皆可用　尚書兵部員外郎劉堯仁充右文殿修撰知池州屯田員外郎韓彦直充秘閣修撰知蘄州給事中黄祖舜中書舍人楊邦弼言論譔之職祖宗以待文學博習之士其後或以旌勸勞能未有僥倖躐至者乞令堯仁依舊充秘閣修撰彦直依舊直顯

謨閣赴任後有治效因以加之庶幾倖門不開詔可上因言祖舜在後省所言皆當陳康伯曰誠如聖訓二人還舊職在此月辛亥

辛亥詔兩淮諸州起理二稅之外凡諸色科數如天申節銀絹土貢銀人使歲幣亭館顧船貼撥等錢並停罷用權刑部侍郎張運請也　詔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令於福州居住用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奏劾也繼先怙寵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

莫非貴游數十年間未有敢揺之者自聞邊警日輦重寳之吳興為避賊計莘老入見面奏繼先十罪大畧謂繼先初係賤工負擔唱樂因奴事秦檜入拜其妻叙為兄弟夤縁薦引遂得以薄術供奉陛下盛徳至仁以顯仁皇后間餌其藥特加寵遇而繼先憑恃恩寵二十餘年恣為姦惡乃於都城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以至侵官街塞運河其屋宇臺榭皆高廣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僣侈如此罪一也專用給使李彦輩數人强奪

良民婦女以為侍妾雖有婚姻一切不顧鎮江倡家女童妙於歌舞又作御前取索至今尚在罪二也淵聖皇帝成喪之後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舉手頓足謂之啞樂罪三也自聞金使之來日輦重寶載之吳興罪四也陰養無賴惡少年數百人私置器甲日夕教練罪五也繼先因其子守道悅道累為兩浙運司主管文字遂盡籠公私之利虧損官課賤市絶産多役禁兵罪六也受富民金衆海舟薦為閤職事見二月辛卯凡州縣治大姦

興大獄有力之人厚齎金帛以賂繼先隨即解免罪七也又於都城及他處佛寺建立生祠即囑州縣蠲免科須凡天下名山大刹常住所有大半入繼先之門又於北山招賢寺因山作園民間邱墓悉令移掘罪八也繼先嘗強奪其姊真珠直千餘萬緡為姊所訟乃誣以姦罪編管罪九也凡醫工技出其上動輒沮格擠陷故中外貴近多為繼先用藥謬誤以致危困罪十也繼先過惡臣特舉其大者如此餘雖擢髮實未足數上作而歎

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乃詔繼先福州居住其子武泰軍承宣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安道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兩浙西路安撫司叅議官守道右朝奉郎直秘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悅道孫右承議郎直秘閣錡等並勒停凡繼先掠良家子為奴婢者百數悉還其家籍其貲以千萬計壬子詔鬻繼先田園及金銀並隸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其海舟付李寶天下稱快焉趙甡之遺史云王繼先遭遇在紹興中冠絕人臣權勢之盛與

秦檜將張去為以下猶不足道大抵上以國事委之檜家事委之去為一身委之繼先所以繼先憑恃恩寵靡所忌憚及是乞斬新進用主兵官上不懌劉才人因覔觧上意與其言相似上大怒杜莘老探知上意乃具白簡乘勢彈擊甚善之舉也惜乎莘老蜀人去國稍遠不知繼先出處而言繼先因奴事秦檜夤緣薦引又顯仁皇后問餌其藥特賜寵遇者非也其所言十事乃繼先之細過耳繼先乞斬主兵官事已具此月丁未劉婉儀可歸逐便注

宋史全文進呈後省繳駁劉堯仁韓彥直進職事先是給事中黄祖舜中書舍人楊邦弼同狀乞劉堯仁仍舊秘閣修撰韓彥直依舊直顯謨閣赴任候有治效因以加之庶幾倖門不開上曰依奏

右通直郎直敷文閣劉堯勛換武畧郎閤門宣賛舍人從所請也

癸丑兩浙轉運司獻趲積錢二萬緡臨安府獻五萬緡
上謂大臣曰可樁留外府若下諸路切戒毋得科敷如
昔時羨餘實資贓吏而擾吾民也　尚書禮部郎中王
普為太常少卿　吏部郎中陳之淵為秘書少監　司
封員外郎兼建王府贊讀史浩試宗正少卿祠部郎中
兼建王府直講張闡試將作監兼職並仍舊　詔皇子
建王故妻咸寧郡夫人郭氏追封淑國夫人　文州刺
史權知閤門事張掄幹辦皇城司　成忠郎閤門祗候

張巍充東南第四將巍掄子也　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王綸薨　是日金主亮弑其母太后於宮中初其母病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吾無他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南宋國王之小妻也遂命護國將軍持嘉彥忠弑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其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瑛復諫亮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而後出

甲寅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

先是寶自行在還即謀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摇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果怒甚舟散漫不能收寶慷慨謂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邪此心如鐵石不變矣即酹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復故而裨將邊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寶大喜促其下乘機速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

經月未得進

乙卯江淮制置使劉錡引兵屯揚州錡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時錡方病不能乘馬乃以皮穿竹為肩輿鎮江城中香煙如雲霧觀者塡擁右奉議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見錡力陳兩淮要害山陽密邇清河口實為控阨之地合肥扞蔽壽春自古北軍悉由渦口渡淮彼或長驅則兩淮皆非我有望速遣精鋭列戍勿使敵得衝突錡疑未

決淮東副總管李横浙西副總管賈和仲適來白事皆共賛之乃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以五千人屯寳應徐宗偃兩淮紀實稱八月十一日至維揚軍前而趙甡之遺史劉錡軍至揚州乃在十五日乙卯疑宗偃先至揚州也

丙辰國子博士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劉藻守尚書祠部員外郎　浙東提鹽司言温州積鹽數多不售詔商人算請十袋者增給二袋即本路住賣者增一袋仍限半年以温鹽水路由海道陸路涉山嶺客人少肯請販故

也　左奉議郎方疇降一官疇通判武岡軍坐失察吏人減常平錢法寺當私罪絞詔貸命除名編管及秦檜死疇訟枉於朝再鞫得實改正猶坐徽文奪官馬　劉婉儀之未廢也遣人諭廣州番商蒲珺獻名珠香藥而以承信郎告償之提舉市舶林孝澤以非奉朝旨執不行且言於朝詔毋獻　建武軍承宣使許世安卒　是日金主亮殺其翰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自盱眙歸諫亮寢兵議和亮曰汝與南宋為游說邪遂賜死

丁巳詔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令赴行在奏事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裨不服臨敵恐誤國事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亦言師中握兵久且耄緩急恐不可倚仗上乃名之尋以潭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吳拱為鄂州諸軍都統制田師中之名吳拱之除日歷本不書今以徐夢莘會編增入會編稱拱九月庚辰交鄂州都統去此凡二十三日

辛酉百官受明堂誓戒於尚書省上易純吉服

壬戌資政殿學士張燾落致仕復知建康府 樞密都

承旨徐嘉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自盱眙還行在徐宗偃之在淮陰也有宿遷民孫一者自北來言嘗為金差往濱州充水手曁逃歸而家屬已渡淮偶相值於此備陳海道曲折謂舟船雖大且多然皆松木平底不可涉洋水軍雖多悉簽鄉夫朝夕逃遁一有警急必致潰散及有願募人往焚燒其舟船者宗偃因條具邊防利便遂併以其事白廟堂附疾置以達至奏邸特空函耳朝廷乃劄付宗偃根究沿路盜拆後數日乃知遞過山

陽城下為郡中竊匿宗偓復條書附嚞掄以歸金人既
却二使還復求遣仍令於九月中旬至汴京朝廷報以
三節人從悉已放散若再行收拾恐趨期不及俟非久
賀正當令嚞掄充使副一就奏稟此並據條宗偓紀實亮不意朝
廷與之絶大怒　濟南府布衣髙禹特補右廸功郎揚
州司戶条軍禹父敞知朐山縣魏勝之得海州也敞與
奉直大夫知東海縣支邦榮皆欲迎拜邦榮京東人在
金中進士及第或勸之使去邦榮曰我本大宋之民今

將安歸遂以縣降禹將其家之淮甸頗能言金國利害制置使劉錡遣赴行在遂有是命徐夢莘北盟會編稱李寶至東海縣偽知縣高歛降拜寶載歛下海令其子禹挈家往淮甸按馮忠嘉海道記寶以此月壬辰發明州關澳十月庚子乃抵東海縣夢莘所記恐誤　是日劉錡在揚州得省劄諜報金以二十五日渡淮謂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曰錡來日提師自天長趨盱眙君速歸語太守實應以北日下清野勿留寸草有不如約當以軍法從事又謂轉運副使抗曰錡調人馬公主軍食各有司存毋相侵奪倘糧運

乏絶非人情敢私抗與錡素不相下聞其言甚恐後三日宗偃至楚州金以是日渡淮之説已無驗守臣王彦融以未得制置司檄亦不聽宗偃乃白錡願以策應右軍移屯城下又旬日錡遣統制官吳超以所部駐盱眙宗偃再以書乞留屯淮陰合兩軍共萬人淮民稍定

癸亥太常少卿王普言三衙藏氷甚富而祭祀未嘗供氷望自今令供氷如故事從之　右朝散郎知安豐軍向沟轉一官知信陽軍　降授右朝請郎主管台州崇

道觀馮榮叔知興化軍
乙丑右宣義郎通判揚州劉祖禮知泰州
丙寅詔訪聞諸軍勘請回易處仍舊尅除或非理斂索
並行禁止違者重寘之法初上念出戍官兵之勞出內
帑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軍士負回
易子錢甚夥例以月廩取償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帑入
將帥私室矣上悟遂悉除軍債
戊辰上齋於文德殿　忠義人魏勝特補武翼郎統制

忠義軍馬趙甡之遺史於此日即書勝除閤職知海州恐誤

進士李坤言北界調發事宜及金主遣張中彦窺蜀劉萼窺漢南等事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以奏遂命坤以官

已巳起復慶遠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充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庚午朔命輔臣朝饗太廟辛未宗祀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建王亞獻嗣濮王士輵終獻樂備而不作初禮官以行禮殿隘欲祀五天帝於朶殿五人帝於

東西廂太常少卿王普言有熊氏乃聖祖之别號因引
皇祐故事並升於明堂各依其隅鋪設五人帝在五帝
之左稍退五官神位於東廂皆遣官分獻罷從祀諸神
位用元豐禮也先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以淵聖皇帝
未祔廟請宮廟皆以大臣攝事權工部侍郎黄中請毋
新幄帟毋設四輅以節浮費皆從之祭之日用鹵簿萬
一百有四十人禮畢就常御殿庭宣制書赦天下
壬申詔降授武泰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寳令

於福建路任便居住日歷寶今年正月壬辰初降官時已降旨福建路任便居住不知赦後何以又降此旨也熊克小歷今年四月末書陳俊卿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責散官安置按日歷寶去年十月辛酉用汪澈陳俊卿章疏罷鎮江都統今年正月壬辰落節克恐誤

癸酉淵聖皇帝百日上詣几筵殿行禮　中書舍人楊邦弼卒大臣言其貧詔賜銀帛二百匹兩

甲戌金人犯鳳州黄牛堡先是統軍張中彦與陝西都統完顏喀齊喀喀齊喀羅索孫初見紹興十年十一月將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分為三寨至是游騎攻黄牛

堡守將李彥仙來告急四川宣撫使吳璘方受賀即肩輿上殺金平彥仙督官軍用神臂弓射敵却之璘遣將官高崧為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敵敵遂扼大散關深溝高壘以自固璘駐青野原顧謂其下曰金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盍調內郡兵分道而進面授諸將方畧時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被旨往軍前見璘計事剛中乘皮輿以避矢石人皆哂之剛中聞劉錡制置淮南因對璘談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槩

今天下雷同譽之璘恐其不能當亮也剛中未以為然
丙子知資州王堡言蜀中地狹民稠衣食不給在法歲
以仲冬朔日給貧民常平義倉米豆日一升十歲以下
半之至三月終止緣蜀中常平窠名自軍興皆已移用
而義倉非水旱不可擅支乞以義倉米豆通融支散又
請民戶所輸畸零物帛依舊法合零就整同旁送納皆
從之　少師瀘州軍節度使致仕榮國公錢忱薨其子
權戶部侍郎端禮以憂去位詔贈忱太師擢其孫右朝

奉郎竽為直秘閣

丁丑詔帶職正郎因事奪職而不降資或雖降資而非犯入己贓私罪徒以上及臣僚因言者論列而無贓私罪者雖未得宫觀並許以致仕恩澤任子帶職員郎未經奏薦而落職未復者亦如之以給事中黄祖舜等看詳有請也事祖在七月丙申

庚辰給事中兼侍讀黄祖舜同知樞密院事　開封府進士劉藴古特補右廸功郎添差兩浙西路安撫司準

備差遣藴古在北作提盈販賣斂環者往來壽春榷場與南客語欲歸朝言南北利害有好異者接引使歸朝至則上書遂有是命時又有進士梁淮夫者應天人大父陟官至朝奉郎元符末坐上書入黨籍至是淮夫自北來歸見大臣言北事大畧以為自金亮簒位以來前此功臣誅鋤已盡大興土木軍民離心又金人所射弓不過五斗其器甲非如本朝堅利若我兵遲遲不決萬一亮死更立新君或土木畢工稍革暴政則人思息肩

矣彼中百姓延頸以俟天兵若聞再議講和則民心必變又河北盜賊已起萬一此徒益熾假仁義而行之其為患不在金人之下今宜以正兵守淮甸以示弱使游騎侵陝右以下關中彼必以精兵盡赴關中之急然後以奇兵由濵州分二路以趨燕晉斷其歸路又條上在北聞見事宜十九事大畧謂北軍畏怯無復昔時輕鋭果敢之氣且宿將已盡今之所用者惟歸朝人馬又鞍馬亦不多其所括水軍皆灌園種稻取魚之人實不識

江海水性今敵之千戸每人但有甲兵三百人萬戸九百人其餘皆民兵簽軍實無鬬志又言金人所憚惟劉錡李顯忠又言金人令倪巒子等三人指教打造戰船七百隻皆是通州様各人補忠翊校尉俟將來成功以節度使待之去年十一月唐蔡州報沿邉有人馬甚衆不委便是南兵移文諸州各加嚴備百姓聞之往往遞相慶賀至有出郊或移他郡迎問南兵至期久而無耗皆怏怏悵望又言中間金人收取河南之後張七郡王

軍至南京穀熟縣往往虜掠良人妻妾奪取財貨其酷
無異金人百姓之心皆始失望今宜預先戒約使官軍
所至秋毫無犯最為要切又言金主篡位之初嘗對諸
大臣言若趙宋如東昏時依舊通和煞好方一月餘劉
麟作右丞上章乞簽鄉軍收江南金主出麟作上京轉
運使繼而身死又言金人未修内以前米斛極賤米不
過二三百一石自修内後連綿水旱螟蝗間作賦税之
外以和糴為名强取民間者如帶糴借糴帖糴之類二

年之間不下七八次民間有米盡數為之拘括無則以戶口大小擬定數目勒令中納以此官積蓄多而民間乏食　是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始視事遂漸發諸軍往襄陽京西湖北制置使成閔以鄂州左軍統制郝晸權知襄陽府郝晸知襄陽日歷不載但於明年四月乙未書王宣知襄陽府郝晸令依舊歸軍趙甡之遺史云成閔至鄂州受左軍統制郝晸僉三百兩令晸知襄陽府自此皆知閔為不足與成事功矣以事考之郝晸知襄陽必在吳拱改除之後故因拱受命書之當求他書係其本日

辛巳上謂宰執曰近臣僚多上封事朕嘗親閱往往至

夜分陳康伯曰陛下乙夜之覽豈不重勞上曰誠恐其間不無利害又曰方茲多事朕於宮中所在常令以筆硯自隨每思得一事即札記付外行之康伯曰陛下憂勤雖湯文昧爽日昃何以過之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金安節試給事中 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田師中自鄂州至行在上名見師中乞奉祠乃除萬壽觀使奉朝請以王繼先第賜之 右通直郎韓元吉為司農寺主簿元吉已見紹興二十九年八月 秉義郎主管高郵軍

官莊陳順特轉一官忠翊郎監高郵軍官莊車定方減二年磨勘時高郵軍初復闕兵與糧順定方各集義兵數百人自備衣糧器械轉運副使楊抗言於朝乃有是命

癸未言者論攻守並用軍之善謀也今劉錡在維揚則令分萬人自楚泗入山東成閔吳拱在荆襄則分萬人自襄漢入京西吳璘在興州則分萬人自仙人關抵關陜惟陳頼近京都金人聚精鋭於此未可即攻則遣王

權時權在建康顯忠在池州回翔廬壽聲言深入別遣戚方在江州以萬人擇利而進蓋大軍持重偏師擣虛使智者為朝廷計無出於此矣詔劉與諸將時將作監兼建王府贊讀張闡亦獻三策一增沿江諸處之守以張威聲二益京西淮東之兵以為犄角三修江南諸郡之備以自藩蔽且言金無故背盟天怒人叛臣三説或行將見敵人進退跋疐必為其衆所斃且鳥獸散矣

甲申夜楚州劉探使臣荀道至臨淮之新店遇銀牌天

使奪其所持革囊歸以示通判徐宗偃啓緘乃金國御寶封送泗州牒藁令謄録關報本朝催督稱賀使徐嚞張掄於十月二十日以前須到得來如敢依前不遣可自今以後更不須遣使前來當别有思度其言多指斥宗偃不敢白即繳納轉運副使楊抗而録其副以達輔臣此並據徐宗偃紀實

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分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為隄備先是錡亦檄權引兵迎敵權受檄與

其姬妾泣別而行又聲言犒軍悉以舟載其家金帛泊
新河為逌計築和州城居之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聽
命以威脅總領財賦都絜江東轉運判官李若川固請
於朝乞留權守和州江面錡又督行權不得已每三日
遣一軍往廬州屯戍
丙戌百官赴顯仁皇后几筵殿行殿酹禮凡三日 詔
皇太子建王故妻淑國夫人郭氏特贈福國夫人以明
堂恩也 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兼侍講

丁亥四川宣撫使吳璘遣將彭清直至寶雞渭河夜刼橋頭寨勝之時金人集陜西諸路兵分屯於隴州之方山原及秦州鳳翔之境意將分軍四出與散關之兵犄角相應璘乃命前軍統領劉海同統領王中正左軍統領賈士元合所部三千人騎趨秦州戊子海受檄即引兵而出海兖州人也　左宣教郎徐履行太學録

己丑顯仁皇后大祥上服素紗中白羅袍親行撤几筵之祭百官常服黑帶進名奉慰

庚寅四川總領所調利路民夫運糧赴軍前用隨軍轉運司議也初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以軍興移運當置隨軍漕臣時直秘閣利州路轉運判官計有功足疾不能行而又朝請大夫新除利州路轉運副使趙沂在湖北未至之望請於朝不俟報遂與宣撫使吴璘制置使王剛中共議以便宜檄左朝奉大夫知利州兼宣撫司參議官趙不愚左朝請大夫通判階州成份權隨軍轉運司公事日下供職不愚既就職白調利路

夫九萬運糧至軍前之望詰之曰自魚關至大散關不過三百里安用許夫不愚乃與之望議先運五萬人三月糧人日食二升半計運米十一萬三千五百斛應用五萬夫夫持七㪷米自魚關至鳳州百八十里往來六日程凡四十有八日而畢除興元府興洋利州大安軍不科外先於劒閬巴蓬四郡調夫萬人循環應副之望以為若大軍未動宜刷茶鋪馱驢遞兵廂軍及僦民間駝乘以漸為之會遣兵復秦州不愚乃白調利文龍州

及前四郡夫共三萬一千人令諸州守貳以民間産力高下品差每五十人為一隊數外差大小甲頭二名火頭三名（調夫事據四川總領所按牘以九月二十一日行下庚辰二十一日也故係於此）後五日不愚又白調彭漢綿州成都府二萬夫之望以道遠難之不愚乃徑調興元府興洋階成州大安軍河池縣夫三萬六千人以行舊民夫裹糧自備至是之望始令船運日給米二升然利路諸州封疆闊遠所起夫皆以縣令部押仍令持兩月糧附收官庫謂之準備錢民間

一夫之費為七八十千雇夫以行者又倍王敦詩選王之望文集序云趙不愚初欲調九萬夫之望斥之不愚皇恐立減六萬人人日支米二升以總所按牘考之與元二萬夫洋閬州各萬夫劍州六千夫巴蓬利州各四千夫龍成州各千五百夫階州二千夫自魚關至鳳州百八十里往來六日程蓋集序不無增飾也當以按牘為正

其後運糧十五萬五千九百餘斛料二萬八千餘斛至黃牛堡費夫糧二萬七千九百餘斛有畸民大以為擾運米十五萬五千九百三石七斗八升以一夫七斗計之六萬七千夫每番當運四萬三千四百石則是摺運四番自鳳州至黃牛堡又添一日程四番計二十八日而支過人夫口食米止計二萬七千九百八十石五斗四升以每夫二升計之只係二十日口食不知何故

關外

四州比歲屢荒今歲乃大熟故糧糗及約而辦階州陑邦也米至四萬石它物輸軍稱是隆興二年十月乾道二年正月所書支還運米脚錢事可參考

壬辰遣内侍官三員往淮東西荆襄勞賜軍士仍賜主兵官銀合茶藥　樞密院請兩淮京西四川沿邊知州軍各帶沿邊都巡檢使庶幾可以專一措置邊事從之

右承議郎安尭臣主管台州崇道觀尭臣初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發明州關澳　是

日忠翊郎監盱眙軍淮河渡夏俊復泗州俊見金人敗盟遂有占泗州之意寓居武功大夫張政者與俊議政聚衆得百八十人時守臣周琮退保在天長俊等謀定陰備渡船夜漏未盡遂渡淮先據西城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大宋俊轉至城東下觀汴口有空舟馬俊取得六十餘航金人所命知泗州富察特默同知州大周仁聞之率麾下數十騎棄東城遁走俊入東城撫定江淮制置使劉錡以俊知泗州

癸巳右朝請大夫知忠州張德遠言峽路保正以皇祐編勑尚差至三等戸物力不均望依紹興免役令選差物力最高之人從之　是日金人犯通化軍先是通化未有守臣鄂州都統制吳拱以游奕軍統制張超權軍事超纔入城忽報金人鐵騎數百入門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邦人巷戰金人死者數十乃引去

甲午冊謚大行淵聖仁孝皇帝曰恭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命尚書左僕射陳康伯上册寶於几筵殿　盱眙

軍奏夏俊已復泗州　左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録白金國趣遣奉使牒草至行在　是日興州駐劄御前前軍統領劉海復秦州初秦州既陷金人徙城北山地最徑險守將蕭濟素狎官軍弗為備有明威將軍號奇珠諾爾者荒湎尤甚每日自歌曰金亦有銀亦有我曹為樂宜耐久先是敵軍戍寨者三千前二日打糧傍郡弱者守室至是劉海引兵傅城下濟弗之覺也近城數里乃覺之海與左軍統領賈士元同統領王中正計曰秦

城險而堅未易拔也今城守似怠當以火攻之遂積槀縱火煙上蔽城寨破海登馬夜中乃開門以降得糧十餘萬斛遂以正將劉忠知州事撫定人民各安其素業宣撫司偕制置司第功以聞

乙未金人冦信陽軍先是京湖制置使成閔遣中軍統制趙撙屯德安撙至之五日信陽告急撙曰信陽雖小實為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留遊奕軍統制宋奕守德安府自將所部騎赴之敵騎徑去侵蔣州時江州都統

制戚方在淮西即引其兵南渡　江淮制置使劉錡命楚州以海舟數十艘往淮陰軍前分布守禦時金人大軍已至清河口地名桃源錡猶在揚州未發也　是日鄂州諸軍都統制吳拱發兵戍襄陽者盡絶時拱被朝命襄陽或有變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渚拱以書遺大臣言荆南為吳蜀之門戶襄陽為荆州之藩籬屏翰上流號為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其藩籬也况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侵犯據山以為巢穴如人扼其

咽喉守其門戶則荆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荆

州自合將襄陽為捍守之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可得

指畫則修置小寨保護禦敵營闢屯田容行間探然議

者謂拱言襄陽形勢雖善而所謂修置小寨者其意在

於退守方山而棄城不守閉關自固而不以兵接戰也

先是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道出九江右奉

議郎新通判湖州王炎見澈談邊事澈即辟炎為屬自

鄂渚偕至襄陽撫諸軍澈聞議者欲置襄陽而併力守

荆南亦奏襄陽重地為荆楚門戶不可棄也至是秋高徹乃還鄂州以調兵食既而拱至襄陽首置萬山寨寨無水無薪師徒勞役時人不以為便

丙申權尚書工部侍郎黄中移禮部侍郎　司農少卿許尹權工部侍郎　詔皇叔崇信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士衎建寧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士㒟並令歸南班奉朝請二人先罷宗官居於外故也　遣入内東頭供奉官李宗田撫問四川宣撫使領興州都統

制職事吳璘與元都統制姚仲金房都統制王彦并以茶藥賜之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知長寧軍劉忱所為貪黷放罷　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璘所遣將官曹沐復洮州先是金人所命知洮州阿哩雅往北界軍前未還沐至城下其妻包氏率同知昭武大將軍鄂屯察濟與官吏軍民來降詔封包氏為令人既而阿哩雅來歸璘即命同知洮州賜姓趙氏阿哩雅西蕃人也費士戣蜀口用兵録復洮州在今年十二月誤也按王之望今年十月四日所申乞復陝西運司劄子亦稱已復隴洮州是知

在九月下旬不疑今從宣撫司奏狀附此

戊戌四川宣撫使吳璘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奏金兵犯黄牛堡詒金人無猒背盟失信軍馬已犯川界今率精兵百萬躬行天討有措置招諭事件如後令三省樞密院降勑榜曉諭中原百姓見為簽軍想未忘祖宗德澤痛念二聖不還豈肯從賊反攻舊主榜到各宜相率從便歸業内有願立功效來歸人當議優加爵賞一女真渤海奚契丹應諸國等人暴露日久豈不懷歸見

此文榜請各散回本國别事君長以圖子孫長久之計一中原諸路州縣官吏軍民有能以一路歸者除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知州以一縣歸者與知縣餘見任官更不改易一諸路忠義豪傑山寨首領能立功自效者並依前項推賞一中原并諸國良民見為奴僕者並放令逐便内有能自擒獲其本主歸順者即以本主官爵田宅給賞一諸國官吏軍民不顧歸本國者當盡還官爵雖見用事之人一例旌賞優卹與中國人一般更不

分別因而能立功自效者不次擢用一軍行秋毫無犯並不殺人放火亦不刼掠財物婦女一事平後放免税租十年一應干敵人殘虐科歛等事如簽事刷人夫水手工匠差科軍器糧草舟船牛車騾馬掠奪人家室女繡女一切非法騷擾並行除放一淫酷之刑如滅族剥皮油煎鋸解鈎脊之類深可痛傷並一切除去於是印發行下　是日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發揚州錡在揚州病上遣中使譚某將醫往視錡曰錡本無疾但邊事

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俟敵人侵犯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病也中使以奏錡遂行日發一軍時錡已病不能食但啜粥而已

己亥忠翊郎夏俊為武翼郎閤門宣賛舍人賞功也

興州都統司後軍第二正將彭清左軍第一副將張德破隴州清以是月乙未出師遂進兵傅於城下列攻具分擊之克其城守將奉國上將軍盧某同知昭武大將軍劉某巷戰不勝走涼樓不下清積薪焚之軍民乃降

四川宣撫使吳璘以清知隴州尋令將官談德守方山原俾清引其兵赴鳳州軍前會合德至良原縣遇敵接戰自卯至午官軍不敵遂潰而逃初德與其徒請兵出涇泉魚龍川往攻方山原清從之既行德乃改道經良原縣界遂失利清復引兵還方山原　是日蘭州漢軍千戶王宏殺其刺史安遠大將軍温都烏雅以降宏嘗為秉義郎後為金人所獲俾部押蘭州軍馬宏聞王師克秦州乃誘諭漢軍使降人多從之惟北官不聽宏遂

與其徒魯孝忠等率所部合鬬殺烏雅及鎮國上將軍同知蘭州富察薩等將騎兵五百步兵二百來歸宣撫使吳璘承制授宏武功大夫知蘭州統領熙河軍馬授孝忠秉義郎同知蘭州（費士戣蜀口用兵錄趙姓之遺史皆作温都烏雅今從宣撫司所奏）

是月金主亮以其尚書右丞李通為大都督而將軍紐赫鄂碩和副之令先造浮梁於淮水之上亮遂自將入寇時亮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門出其后圖克坦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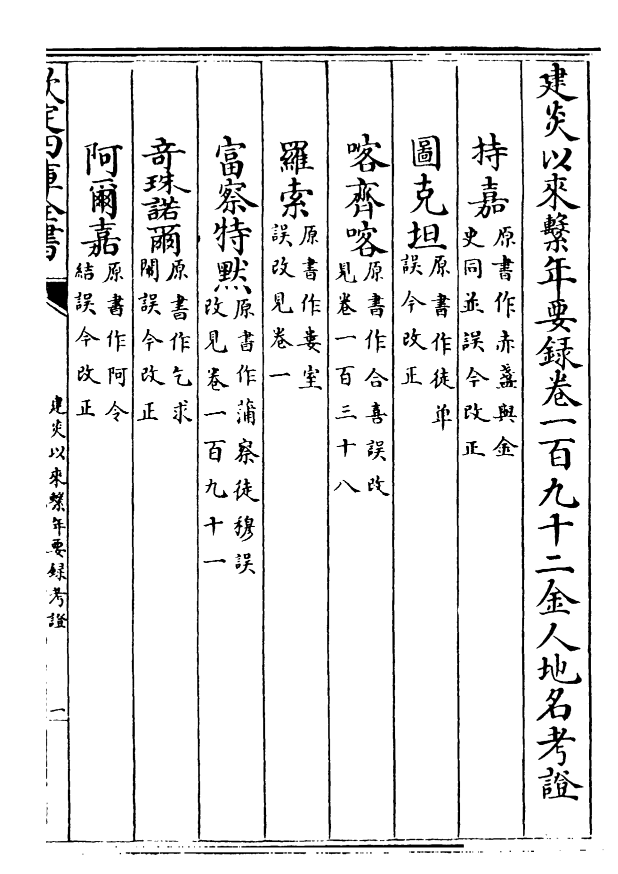
與太子光瑛俱送行亮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亮兵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絶遠近大震王爗

江上録云内侍梁漢臣本宋内侍陷敵每思報讐乃進曰燕京自古霸國虎視中原陛下可修燕京大内時復廵幸使中原之民望帝都為近遂納其言差漢臣充修燕京大内使孔彦舟為副使自天德元年起至正元三年畢工改燕京為中都正元四年八月十八日至燕京蕭王奏曰陛下移都燕京去白溝百里之餘皆宋故土孔彦舟鄺瓊靳賽徐文之徒頃皆宋臣皆握大兵盡屯平原萬一有變非國之福亮曰卿無憂也梁漢臣奏曰臣聞南宋講武教兵有吞中原之志願陛下無安樂於内可令山東兩路河北三路通水去處積草聚糧仍教諸州軍置造軍器兼修大梁大内虎視江淮及造戰船以備海道征伐兼依一日宣梁漢臣曰朕欲修汴京大

內時復廵幸卿為朕行毋得有辭以漢臣充修汴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為副使正元三年梁漢臣至汴京正隆元年春起夫四年畢工梁漢臣孔彥舟又令人催造通州戰船數千隻委兵部尚書蘇保衡及徐文統押僉女真渤海契丹漢兒軍五十萬山東河北路井簽漢軍一十萬諸路簽漢軍七十萬諸路捕魚梢工水手一十七萬番漢軍共九十七萬令分八路入南界完顔仲統軍取長安鳳翔至西蜀完顔明統軍自西京至均房阿嚕穆爾統軍自亳州齊芬珠徹自壽州合肥至和州界郭松們自青齊至淮楚界蘇保衡奏自通州至定林口二百八十里陸路不通河溝無水通舟入海梁漢臣曰起三路民夫開渠擔水作成游泥用夫拖船入海人人稱究道路嗟歎而無敢叛者漢臣又奏洛陽好花宜廵幸看花正隆二年三月洛陽一夜天降大霜羣花盡死漢臣曰願陛下降詔催促諸路大軍進取江淮無失其時於是下詔催促有人譖孔彥舟者遂賜酒酖之命彥舟

充西京留守起行至路樂發病遂死正隆五年五月起汴京此所云事迹月日與他書差不同今併附此更俟參考

初亮肆虐既久宗族大臣已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彦舟蕭王之徒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税錢五年民益怨憤亮借民税五年此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户部郎中王某墓誌修入蓋今年事於是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唱義集衆而契丹之後耶律鄂哈亦興於沙漠諸軍始有殺亮之謀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二金人地名考證

持嘉 原書作赤盞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圖克坦 原書作徒單誤今改正

喀齊喀 原書作合喜誤改見卷一百三十八

羅索 原書作婁室誤改見卷一

富察特默 原書作蒲察徒穆誤改見卷一百九十一

奇珠諾爾 原書作乞求閙誤今改正

阿爾嘉 原書作阿令結誤今改正

鄂屯察濟 原書作輿屯蟬只誤今改正

温都烏雅 原書作温敦烏也即金史之烏野並誤今改正

富察薩 原書作蒲察撒誤今改正

紐赫鄂碩和 原書作黏安阿述虎誤今改正

阿嚕穆爾 原書作阿魯木律誤今改正

齊芬珠徹 原書作乞伏赤朱誤今改正

郭拉們 原書作郭律木誤今改正

鄂哈 原書作窩斡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朔詔曰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坏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陷於草萊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强敵之無厭曽信盟之弗顧怙其簒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凶流

毒徧於江淮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為無傷
蒼天九重以高明為可侮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
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
綏懷負爾萬邦于兹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
縞素以啟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
卻敵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
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
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

耻谷肩愜復之圖播告遹遐明知朕意遺史曰詔未降一月之前市人皆能誦其詔文詔既降始則久已製成但未降間不當漏于外耳又先期降付吳璘軍中有旨未得頒行璘具奏乞頒行俄巳降出頒行矣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塔坦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等路官吏軍民等曰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弗赦得道多助仗大義者衆必歸敢據一切之誠用諗萬方之聽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啓中興之運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災惟兹女

真之邪首覆契丹之祀怙其新造閒我不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焰殆彌於宇縣兩宫北狩訖罹邉境之煙塵大駕南廵未正漢京之日月凡居率土誼不戴天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卧薪嘗膽之是圖寧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人命至重佳兵不祥靡辭屈巳以事讎姑欲安民而和衆豈彼冥頑之主狃於篡逆之資以至不仁行大無道敺我中原之老稚翦為異域之囚俘乃輕棄於穴巢輙坐張於畿甸

自謂富彊之莫敵公然反覆以見欺指揮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淮漢之地九州四海閒之怒髮以衝冠百將三軍誰不搴旗而抵掌慕府濫膺齊鉞盡獲戎旃冀憑宗社之威靈一洗乘輿之耻辱待時而動歷歲于兹天鑒此恍使委身而致死人自為戰不與敵以俱生帝尊一臨士氣百倍劉制置悉南徐之甲成馮軍與侍衛之師李四廂虎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頳壽鄂師擣殽函之險步軍充伊洛之郊前無堅鋒勇有餘憤以此

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為鉅宋之歡鄰玉帛交馳尚憶百年之信誓封疆迥隅頓踈兩地之音郵願敦繼好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於晉秦奇士齊趙雋材抱節義之良謨志功名之嘉會為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徯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抗旌雲合投袂風從或據郡以迎降或聚徒而特起乘吾破竹之勢立爾剪茅之勲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

宗之德化勿忘舊土重建丕基檄到如章書不盡意檄
樞密院所降本也　江淮制置使劉錡至盱眙軍會將
議事　是日浙西副總管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先是
魏勝既得海州久之官軍不至城中之人始知為其所
紿然業已背金不敢有貳心勝懼乃推寶之子承節郎
公佐領州事自出募兵得數千人往攻沂州有女真萬
戶之妻王夫人者陽引兵避之勝入城遇伏與戰大敗
僅以身免勝復還海州金兵圍之寶聞麾兵登岸以劍

畫地曰此敵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握槊前行接敵奮擊士無不一當十金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寶寶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開趙明椿劉异李機李仔鄭雲等各以義旗聚衆趙與耿京所部馬軍將王世隆合共攻城陽軍城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偽改焉趙等聞寶來遣使詣軍前納款寶以為修武郎會金人自沂州遣五百騎至城陽軍解圍趙等散去世隆以其軍屯日照縣境寶舟至膠西縣遣提

舉一行事務曹陽佯借民馬與小吏徐堅往迎之世隆以其衆降後數日開趙亦至寶以世隆趙並為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且為聲援

辛丑言者請降空名度牒官告下江浙福建市軍儲每州給度牒十道及右廸功郎告一道其有山險非沿流不出米州軍即易輕賫以進從之　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隨州兵馬鈐轄邢舜舉權知郢州用成閔薦也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送吏部差監無為軍在城税

務右司諫梁仲敏劾宗偃妄稱制置司之命令本州清野故有是命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乞依楊存中例奏男廣姪孫厚並於文資内安排許之給事中金安節等言右選所載使相廕補格法無補文資者不應用例棄法況存中紹興十年初陳乞狀稱主兵在外而密今以殿職在内一不同也存中奏子而密奏姪孫二不同也存中二十八年郊恩日已任少師在法合奏文資密今任使相當隨本

色廕補三不同也國家待遇人才文武一道初無輕重
於其間但祖宗百世不刋之書凡為人臣者當共遵守
又契勘客今次廕補二人並乞文資安排其奏補男賡
亦未合條法若許依楊存中例已為優異之恩所奏姪
孫難以引用欲望聖慈裁酌施行仍乞自今後文武官
奏薦並依法不得引例庶幾人各安分不廢成憲　是
日金人自渦口繫橋渡淮先是池州都統制李顯忠提
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至謝步諜

報敵自正陽渡淮矣正陽屬安豐軍參議官劉光輔曰若欲尋戰功豈可退却宜據形勢之地結壘以待之見利則進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低山深林可以設伏顯忠率腹心百餘騎轉山取路敵直掩顯忠之背顯忠覺之率諸將邀截獲數人俄聞敵大至遂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顯忠軍中有中侍大夫至小使臣官告付身僅二千道是役也書塡悉盡中侍大夫王光輔及統制官孔福等受之

壬寅泗州土豪孫鑑王槊忠順人李永葛松並補承信郎付盱眙軍使喚初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以馬司之軍赴武昌上命所過郡縣以經總制錢常平義倉米濟其軍食至宣諭使汪澈言總制錢每月解發通判廳諸縣多是催人户折帛錢及以等第高下敷借應副乞令逐州通判以五年一州統取經總制之數撥下大軍經由縣分通融支遣及豁還民户從之

癸卯少保四川宣撫使吳璘兼陜西河東招討使　太

尉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兼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　起復寧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　詔以軍興應頑民持刃為刼盜者並處死有不獲者遣兵收捕雖遇大霈永不招安用議者請也　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夏俊知泗州　武翼郎統制忠義軍馬魏勝知海州朝廷聞敵圍海州勝與權州事李公佐共擊却之翌日以勝為閤門通贊舍人而公佐為閤門祗候　詔令次大

禮合加恩臣寮權不鎖院宣麻止降制給告事定日如
舊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申準尚書省劄
子坐湖廣總領所申乞將吳拱帶行官兵錢糧草料依
循[illegible]夔州體例責令舊應副官司發赴襄陽府交納緣
上件官兵朝廷已令限一季招填本所自無此一項闕
額衣糧欲乞免行科發戶部勘當不從　是日金主亮
至安豐軍又破蔣州
甲辰吳璘奏叔金人橋頭寨獲捷上謂宰執曰朕與金

國講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使人王全口陳邀我將相大臣又欲得漢東淮南之地一時臣下誰不勸朕用兵朕謂和好未解則兵釁不可開姑發信使以審其事至淮不納既歸又求遣使反覆詭詐多求釁端意在敗盟重兵壓境託名打圍謀為深入朕不免屯兵嚴備戒敕諸將務為持重以觀其變而犯蜀無名果為戎首之事曲直寧不判然散關小捷豈非信順之助而况篡弑君親誅戮殘忍天地所不蓋載禽獸所不肯為

神怒人怨滅亡無日今三道出師置帥招討審彼已量虛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寢廟毋焚燒毋虜掠毋殺傷以圖萬全之舉高爵醲賞朕所不吝卿等贊朕成算協以衆謀庶幾恢復神州以復兩朝之耻陳康伯曰臣等雖不習武敢不奉以周旋 祕閣修撰淮南等路制置使司參議官陳㮄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李植並兼逐路招討司隨軍轉運副使應辦劉錡成閔軍錢糧 左武大夫典州駐劄御前中軍統制

吳掖知成州

乙巳劉錡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中軍統制劉汜左軍統制員琦守盱眙時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于運河岸以扼之數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綉丙午宰執言諸處屯戍將兵暴露日久欲再行犒設一次詔所在總領所一面取撥給散於內帑給還　是日劉錡遣淮陰鄉導卞彬以輕舟載二百人伺敵動息回報敵舟師甚衆錡不信厲聲叱之

丁未金人以鐵騎列于淮之北望之如銀　左朝奉大夫宋似孫為軍器少監　直秘閣利州路轉運判官計有功移知嘉州　右文林郎曹伯達特改右宣議郎伯達初權虹縣簿焚金詔不拜事見十年五月　上命改京秩秦檜抑之不行至是自陳而有是命　是日金人立其東京留守葛王褎為皇帝褎太祖旻孫晉王宗輔子初見紹興九年三月淳熙元年更名雍改元大定初金主亮刷國中女真五國渤海契丹漢兒軍自備衣甲鞍馬南寇衆謀曰皇帝失道遠犯南朝未

知勝負難以歸國我等豈能作失家之鬼乎不若就近往東京與渤海酋豪册立留守葛王為主何如僉言亦是太祖之孫有何不可於是入府求見大王襃纔出則庭下悉呼萬歲遂即位改元大赦熊克小歴載襃立在十月庚子朔注云或言立襃在六月今從宋翌所記金亮本末按苗耀神麓記立襃在十月八日丁未與赦書月日同今從之金人赦書門下朕惟前君乃太祖皇帝之長孫受文烈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內撫外寧近安遠至雖晚年刑戮過甚而罪不及民前岐國王亮位叨宰相不思盡忠以救敢行篡弑自僭竊以來昏虐滋甚是用列其無道昭示多方一前來皇叔元帥曹國王自先朝以親賢當任止因篡位之初自懷恐懼無故殺害一前來太宗受太

祖遺命不忘至公傳位前軍諸子並當職任止因簒位之初自懷疑懼將太宗親子八人子嗣等七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開國功臣晉王孫領行省楚國王愛新止因簒位之初自懷疑懼將愛新并凡子嗣三十餘口及駙馬丞相翁古察并宗室海州刺史等五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左副元帥國王薩哈累建功勲因簒位之初自懷疑懼計備遥設以白礬書假言宮外拾得令其誣告并其子御史大夫沙津及太祖親弟達越國王男平章博濟弟凡子嗣一百餘口兵部尚書摩哩弟兄子嗣二十餘口太皇太妃并子任王威赫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前來太祖長女公主係曹國王親姊因簒位之初無故殺害一開國功臣皇叔太師梁王長子韓王臨民清正忌其聲譽令其家人誣告勘問不成故意殺害一應係開國功臣太祖太宗時已經封贈王爵無故並行追奪一會寧府係太祖興王之所所建宮殿無故拆毀一中都大内營造累年殫竭財力不

可勝計民力未定仍拆毁南京大内再行修蓋並皆窮奢極侈土木之功前所未有一因伊小兒病卻將乳母並二醫人等盡行誅戮一宗國講和之後臣禮不闕頃違信誓欲行併吞動衆興兵遠近嗟怨醫人祈翰副陳諫不可更不循省便行誅戮并舊有軍器盡行燒毁卻令改造遂致公私困竭生靈能走無不凋弊一非來皇叔曹國王被殺之後𡟲母國妃納在宮中及親族姊妹姪并應命婦有容色者恣行烝淫一亡遼豫王子嗣三十餘口天水郡王子嗣一百餘口並以無罪横遭殺戮一嫡母太后曾言不可南征之事手自殘殺其大逆無道古今未聞一德宗嫡孫節使母妻子弟并太師梁王兒孫婦曹國王次夫人并子及韓國夫人并兒婦孫等並以無罪盡行誅戮一樞密使北京西京留守等因北征回並加誅族宰執亦被鞭撻其餘過惡不可備舉前録數條總於聞見遂致天怒人憤衆叛親離朕方留守東京遵養時晦四方豪傑將士吏民咸懷怨苦無所控

告自遠而至者數十萬衆日來赴愬再三敦請不謀同辭或以太祖皇帝聰明神聖應期撫運皇孫繼嗣止予一人歷數有歸不期而會朕推誠固讓至于再三請者益堅辭不得已恭念太祖創業之艱難祖宗社稷深懼之祀俯循群情勉登大寶臨御之始如履春氷宜推肆告之恩以布惟新之令可大赦天下改正隆六年為大定元年十月八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不赦外罪無輕重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赦除之內外大小職官並與覃恩仍委尚書省條奏施行於戲以寬而衆可御朕布克帝之仁代虐而民允懷庶及湯王之德尚頼文武勵翼忠良賛襄咸告嘉猷永臻至治咨爾兆庶體予至懷褎時三十七張棣正隆事迹云褎乙巳年三月一日寅時生小字呼喇美

戊申上謂大臣曰朕曩於內帑儲錢備邉士大夫不諭

朕意甚者至指為瓊林大盈之比顧朕雖積此亦何嘗妄費一錢向撥百萬緡付公府而近日遣軍及諸處犒賜皆於是乎出豈不正資今日之用況方用兵國賦亦須得人經理士大夫恥言利多事之時艱於選任亦今時之一病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太上皇帝與鄰國講好二十餘年使命往來無纖介之隙而乃于內帑儲邊備錢一毫不敢妄費是其未嘗斯須忘患也暨金亮敗盟師興財費而無橫賦重斂以及民非聖慮深遠疇克哉

權尚書吏部侍郎汪應辰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言應辰早歲以

文章決科其材實堪世用今若藉其才以禦外侮則衛郡不為邉要若以為有罪亟當罷黜則不明言其罪以正其當黜之名若出於應辰之自請則邉境多虞而人材相繼去國此物論所以為朝廷惜也望且令依舊供職以待後日煩使從之　左朝奉大夫知荆門軍姚岳令再任岳在荆門籍民兵置槍仗號强壯子弟號令齊一宣諭使汪澈見而善之奏岳緩急可倚乃有是命

三省樞密院奏招納歸附歸正人賞格應接納金人萬

户或蕃軍十人者補武翼郎下至蕃軍五人漢軍十人者補進勇副尉凡十等如蕃漢僉軍自能歸附者並優補官資有官人優加陞轉仍不次擢用令降黄榜曉諭

是日夜漏下二鼓王權自廬州引兵遁屯昭關初金主亮在壽春欲渡淮繫浮橋已成邏者獲權軍擺鋪數人中有一曹司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曰在廬州又問有兵幾何曰有兵五萬亮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遺曹司且令附書與權權聞亮已渡淮遂自廬州

退兵沿路作虛寨以敵游騎為權軍所執權與之酒問其虛實有都壕寨者曰大金起兵六十萬以十萬出清河口不戰但為疑兵以當淮東之軍以二十萬分往京西三十萬隨郎主來其十萬人出戰十萬人護駕十萬人奪渡江權曰不可當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令破敵軍收後

己酉總領四州財賦王之望言和州路見管階成西和鳳州元隷陜西路今來已收復隴洮州并管下諸縣城

寨原堡不必見議進發大軍將來恢復陜西州軍有合就便措置錢糧草料應辦等事與四川路分别無相干又本所相去隔遠事力不及欲乞朝廷依舊復置陜西路轉運司管轄新復州軍措置合行事件庶幾事有司存各任其責亦可濟辦

庚戌詔大臣私第接見賔客頗妨治事自今日毋過三次　右朝奉郎淮南轉運判官莫濛降一官放罷初命濛隨王權軍應辦錢糧濛遷延不之任乃罷之右司諫

梁仲敏又言其慢命詔滌勒停（滌特勒停在壬子）　右朝請郎新知信陽軍向汋為淮南轉運使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武翼郎知均州武鉅為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以鉅言招納到北界廵檢杜海等二萬餘人故也　初劉錡在淮陰日與王權軍中流星遞文書往來不斷至是淮西路阻文書不通中軍統制劉汜等在盱眙錡命往招信以來體探至招信界閘金人扼路不可行遂往淮陰合軍　是日夜漏下四鼓直秘閣知

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龔濤棄城走時諜報敵兵至北門外二十里濤聲言將本州人馬往無為軍等處措置捍禦委修武郎添差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權州事遂行春開封人自行門換授

辛亥武功大夫東南第二將兼提舉沿淮民社向琪領嵩州刺史　左朝散大夫知眉州樊汝霖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汝霖金堂人也　江淮制置使劉錡令淮東副總管張榮選所部戰船六十五艘民兵千人赴淮陰

軍前使與先是有詔調淮東丁壯萬人付棠於射陽湖等處緩急保聚時淮東遭水災民多乏食錡乞日給民兵錢米及借補首領官資以為激勸而轉運使楊抗令棠分其兵之半歸農半給錢米至是調赴軍前者皆潰逸不歸棠卒不能軍　是日金人陷滁州初金主亮既渡淮令萬户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靨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犯清流關官軍無與敵者又二日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右朝

奉大夫知州事陸廉棄城去敵所過皆不殺掠或見人則善諭之使各安業有軍人遺火焚民居草屋一間者立斬之乃揭榜以令過軍初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界方以乏馬芻為患而所得積草甚衆又鄉民皆棄槍而去盡為金人所取琦之深入也每過險阻必憂有備至則全無守禦如蹈無人之境金甚笑我之失計焉此以

王之望所奏蕭琦所言收入

壬子皇子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建王瑋為鎮南軍節度使以明堂恩也　四川宣撫使吳璘等奏已復泰州上曰金人無故敗盟數路出師朕之應兵良不得已今日之捷雖由祖宗德澤然亦天人信順之助可令璘存撫四民各令安業以慰壺漿向化之意仍為金簽軍者務恤其家毋令重擾暴斂虐刑一切除去陳康伯曰神州陷沒三十餘年今一方之人喜見漢官威儀

上曰完顔亮窮凶極暴吾民脫去湯火如解倒懸此皆卿輩指蹤之功康伯曰臣等何功之有皆仗陛下弔伐威靈中原傳檄而下自此始矣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四川見管常平義倉米六十二萬石乞依兩淮湖廣已得旨令漕臣遣官糴買以備軍食從之　左宣教郎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張震為秘書省著作佐郎黄中薦之也　詔前籍劉寶貲産皆還之　是日江淮制置使劉錡得金字牌遞報淮西敵勢甚盛令錡退

軍備江時錡在淮陰與金人隅淮相持已數日至是淸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之有粟數囊而已錡曰此探水勢者也俄頃金人各抱草一束作馬頭以過舟舟約數百艘有載糧往濠州者有載激犯之楚揚州者泝流牽挽其勢甚速錡募善没者鑿舟沉之敵大驚先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聚民為水寨以土豪胡深充都統領抗在淮陰見錡與金人相持自言欲守水寨且催督錢糧應副大軍乃棄其軍而去遂渡江居江

陰軍

癸丑戶部侍郎劉岑等乞借江浙荆湖等路坊場淨利錢一界計錢三百八十萬緡以備賞軍限半月足許之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以為極盛兩倍於唐室矣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市易等錢所入乃至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吕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為執政又增

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樁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筭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錢凡六千餘萬緡而半歸内藏昔時中都吏禄兵廪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閒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侈無度然後支百二萬渡江之初連年用兵月支猶不過八十萬其後休兵浸久用度滋多部嘗患無餘及軍興遂有此請淨利錢明年二月罷借　是日金人圍廬州修武郎添差兵馬都監權州事楊春勒兵乘勢突陣以出

過中派河率鄉兵守焦湖水寨

甲寅劉錡遣兵渡淮與金人接戰先是錡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等閒以兵數百渡淮金人退却官軍小勝既而金人悉衆來戰錡不遣援節次戰沒者以千數至是又遣刀斧手千人渡淮或進或却以退無歸路死者什七八　金主亮以大軍至廬州城北之五里築土城居之　江州都統司將官張寶復入蔣州蔣州既為金人所破訪戚方措置收復金閘官軍且至遂遁去

是日金人寇樊城先是都統制吳拱至襄陽欲屯萬山小寨或襄陽失利則西入蜀諸軍皆洶洶不定時荆南軍新創金將劉蕚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黄擣武昌朝廷以金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摇根本令拱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引兵回鄂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黄州拱還襄陽嘗褊躁不自已會劉蕚取通化軍前一夕牛首鎮莊家三人縋城入襄陽告以金且至拱疑之不為備翌

曰敵騎三千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徑至城下自講好後樊城不修築多缺壊副將翟貴部將王進時以兵二百戍馬統制官張順通以百騎廵逴與敵遇擊之㑹繫浮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拱登城漸出兵禦之敵少却金人三㕁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拱以四舟渡師助之阻風不至二將俱死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敵騎退是役也以大捷聞武功大夫張平未嘗出戰亦以奇功遷中衛大夫軍中謂之樊城功賞

乙卯命學士院撰祝文具述國家與金和二十餘年備存載書今無故渝盟師出誠非得已之意以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及嶽瀆等諸神　詔比令侍從臺諫等薦舉知縣縣令令員數已多未有闕可處其權住薦舉戶部侍郎劉岑等言軍旅方興主上出內帑以賞軍輔臣辭常賜以節費惟富人巨室久擅高貲初無毫髮之勞望令捐家貲以自獻州縣受納以其數上聞而朝廷等第推恩公私兩便從之令州縣榜諭　詔萬壽觀使

田師中許於將帶隨行使校軍兵內差三百人充使喚給事中金安節等言陛下禮待諸將必盡於始終之間然比者朝廷以湖裏地重遠自禁衛分兵戍守今却於湖裏差兵前來應副舊將當直輕重之際事不相侔又聞湖右士卒心攜已久隨從在此之人出語籍籍傳於道路使之強留未必安帖欲望量留鄂兵三二十人外只於行在諸處差撥應副庶幾陛下禮待諸將之意曲盡而於邊防大計不致有妨從之 江淮制置使劉錡

聞王權敗乃自淮陰引兵歸揚州淮甸之人初恃錡以為安及聞退軍倉卒流離於道死者十六七錡之未退也檄淮東副總管張榮以所部人船盡赴淮陰是日榮被檄即發泰州至楚州則大軍已退其所統民兵皆驚潰榮收散亡僅千人至邵伯埭決運河水入湖以自保焉

丙辰直秘閣知利州趙不愚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兼陝西河東招討司隨軍轉運判官用吳璘等奏也　金主

亮入廬州詣諸寺廟焚香畢還市中下馬召城外被虜百姓數十人親自拊循使之歸業人賜銀十兩　興元府都統制姚仲遣忠義統領王俊率官兵義士至盩厔縣遇金人于東浴谷口破之　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宏淵以左右二軍至真州　金州都統制王彦遣統制官任天錫郭諶等領精兵出洵陽至商州豐陽縣克之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至蔣州先是江州都統制戚方奏以武德大夫本司副將張存權知蔣

州以所部三百守之搏既至以本軍將官秉義郎藺其權知州事存力爭不聽遂與其衆之沙窩此據張存申省狀修入存狀稱張實等十月十六日掩殺敵軍過淮當日收復蔣州了當至十八日申時纔方馬軍司趙統制到城下張實放下弔橋令趙統制入城丙辰十八日也故附于此但存所申又云蒙戚郡統申朝廷差存權知蔣州存自九月二十六日起離蘄州至十月初五日到蔣州十二日未時有成太尉下中軍趙統制復部領人馬到州衙安下令存將州事日下交割與鄂州將官藺秉義一狀前後日辰參差如此殊不可曉按日歷金人十月五日癸巳破蔣州則存初五日未應已權州也必有一誤當求他書參考

左武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姚興與金人戰于尉子橋死之

先是王權既屯昭關將士猶有欲戰之心權引兵先遁金以鐵騎追及尉子橋興以所部三千人力戰權置酒僊宗山上以刀斧自衛殊不援興自辰至申興出入三四殺敵數百統領官戴皐下道避敵敵遂假立權幟以誘興興奪入與其徒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鄭通等五十人俱陷死之事平贈興容州觀察使即其地立廟

是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聞王權至濡須知事急度權與劉錡必退回遂率侍從數人同見輔臣言

權退師以臨江口必敗國事尚書右僕射宋偉參知政事楊春皆曰權自言退師以導敵深入身當其衝令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出其右池州都統制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允文等力辯其不然且言權必為走計偉等猶以為不然丁巳得報王權果敗歸中外大震上召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同宰執對于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左僕射陳康伯曰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犯淮甸此正賢知馳騖不足之時願率將士北

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義此據楊萬里所撰虞允文墓碑及王曮所撰楊存中墓碑參修員興宗紀采石始末云丁巳權渡江誤也按諸書權以癸亥渡江蓋丁巳日始知權敗於淮西耳興宗恐誤時有欲遣使詣金以緩師者敷文閣待制曾幾聞之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城中無小益而有大害為朝廷計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陛下降詔諸將傳檄數金人君臣如寇仇爾何辭復與和耶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於宰執曰四川諸軍頭項非一乘

軍興之際凡所須索多踰格例本所去朝廷至遠調護極難今狀申明應諸軍錢糧事務合從逐軍統兵官徑行取撥唯復從宣撫司審實移文本所應辦若事有所總則本所差易酬應乞賜詳酌速降處分或直作朝廷行下仍將本所嚴行約束令撙節用度諸軍緊急非泛支費申奏朝廷不及據宣撫制置司關報量度放行不得輙徇人情耗破官物務在彌縫諸將使本所不生間隙庶可協濟大功事屬機危容陳肝膽一經鈞覽便告

焚除毋致孤蹤陷于失身之戒實關軍國非為一司伏望體念四川總領與向來都運司及東南諸總領事體不同特垂矜恤尚書省勘會四川軍馬經常合用錢粮各有窠名應副外今來調撥之際費用百出總領所職在錢糧自當竭力措置應辦撙節浮費務在協和及將帥諸軍忠義體國與本所不生間隙庶可協濟大功應錢糧事務並合開具的確合用之數申宣司審實移文總所應辦遇有急速非泛支費申奏不及仰宣制司關

報本所量度應副不得妄亂耗費劄付逐司照會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封成國公以明堂恩也　是日官軍復鄧州先是閤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遣總轄民兵苟琛將官李元等領兵進取右奉議郎知房州司馬倬遣鄉兵二千為援且濟其軍食至是琛等復鄧州倬伋弟也

戊午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馬軍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參謀軍事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

邁秘書省校書郎馮方並叅議軍事　權禮部侍郎黄中請為欽宗作主祔廟從之　侍衛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及金國統軍蕭琦戰于真州胥浦橋西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因記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逺縣虚驚而回至瓦梁盡毁民居以為浮橋恐金人效之乃荅以有路自竹崗鎮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為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逃去宏淵在真州方飲酒有報

金人且至者亟率衆相遇於胥浦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于橋上金人弓矢如雨王師多死城中老弱皆竄避惟守家强壯猶登城以觀正争橋間敵實草以渡河三將皆死宏淵率親隨軍入城掩關以拒故軍民皆奔于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毁閘板退屯于揚子橋真州遂陷敵得城不入徑自山路犯揚州趙甡之遺史云是役也宏淵酒醉未醒實不入陣身在橋之東以麾將士追三將在橋上占橋迎戰及其退軍也百姓閧然為之語曰邵太尉在西府橋當住番人矣揚州百姓則曰若非邵太尉在真州力戰番人則揚州之人皆避之不及至有言宏淵馳馬

入陣鏖戰出入數四血汚滿體者其力戰迎敵之衆起于百姓後好事者不究其實為請立祠堂于二州可謂不虞之譽矣蛙之所稱西府橋即胥浦橋今併附此更須參考　江淮制置使劉錡軍還至邵伯埭聞金犯真州疑揚州已不守未敢發會探者報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錡曰雖失真州猶為國家守當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使劉澤澤以城不可守勸錡退屯瓜洲錡令諸軍憩歇徐圖所向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復商洛縣

己未鑄樞密行府之印　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葉義問言今來軍期之際事務不必全藉逐路州縣當職官竭力應辦如內有避事不職及生事騷擾百姓或老病怯懦不堪職任之人并見闕官去處欲許臣先次選官填替對移其罪狀顯著者具奏取旨重賜竄責施行從之（此據武昌軍回申行府狀）

詔翰林學士何溥祠馬祖又命招討使禡祭于軍中

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乞犒軍錢物詔以銀萬兩賜之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渡淮攻蔡州撙在信陽軍聞金已寇淮右曰此可以

進兵擣其虛矣遂行　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等復商州獲其守將昭毅大將軍完顏守能同知州武騎尉馬彥降食糧軍千餘人時關陝空虛華州密邇商鄧人心驚揺金所命蒲城令與尉皆逃去丞喬辰召耆老告之曰事勢若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辰曰即偏師至南軍奔潰不暇從之而去者死於蹂躪其不能出者責以背叛孥戮之莫若一心固守此萬全策也既而有謀翻城内附者辰執而戮之衆乃止辰

平陽人也蒲城事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喬扆墓誌修入此可見人心戴宋之深也扆本中

國人乃不顧大義如此可勝誅哉今具載可本文于後

改華州蒲城丞正隆之季關陝空虛華州寇通商鄧人心動搖令與簿皆挈家逃去君召耆老告之曰今事勢若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君復好謂曰國家之興實天所授人荷寛政亦已久矣其忍負之乎苟如所言將捨順效逆一旦朝廷以偏師至其軍奔潰不暇從之而去者為官軍所乘皆死于蹂躪其不能去者責以背叛孥戮之令丁口數萬同一心力足以自固吾為爾等計莫若善壘浚隍厲兵積粟吾雖不肖願率先父老以圖共守此萬全策也衆皆喜曰敬受令于是增甲培薄躬執畚鍤以道其衆不旬浹而城完乃料揀丁壯得二千人悉令登陴又選精銳百人以為牙兵其餘衛坊曲更廵邏備炊爨者皆當其任禁繫豪猾逐去游手命寄居官分守要害延老儒與參謀議部分

既定甲冑登城諭以禍福既而有謀翻城以應敵者執而戮之人皆屏息未幾渭南赤水華州華陰白水下邽皆為南軍所據賊楊萬李孝章率衆傅城自冬及春首尾凡四月誘脅百方君誓死與二人知感激自奮賊不能攻大定二年春正月官軍至賊始散走君空壁而出與官軍合擊追奔數十里振旅而還君慮民之嘗陷於賊者不能無罪諭使自陳其後捉殺使誅從亂者北邦之人獨賴以免人亦感君之恩繪君像户皆祠之

庚申葉義問入辭乞犒軍金帛上命出內帑九百萬緡予之參謀軍事虞允文繼對上諭曰卿儒臣不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勉為朕行允文曰臣敢不盡死力　太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為御營宿

衛使初王𤗴之未敗也𤗴禮部侍郎黄中為上言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至是又率同列言存中不可遣狀甚力不聽　戸部言朝廷不住調發人馬往淮上縁諸處總領所係在沿江南岸置司乞總領官不時過江往來檢察催取隨軍轉運司并所委官同共多方措置悉力應辦不得有誤軍食從之　盱眙軍免解進士胡昉為右廸功郎充泗州司戸參軍用守臣夏俊請也　趙撙破褒信縣　是日建康府都統制王權自

和州遁歸權聞敵且至紿其衆曰已得旨棄城守江矣遂引兵登車船渡江屯于東采石

辛酉左金紫光禄大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宫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　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葉義問發行在朝廷始聞劉錡自楚州南歸盡棄淮東之地然尚未知王權渡江也　詔將來廵幸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糧差除等事並隨行在處分百司常程事依舊留臨安府行遣内不可決者即申行

在所　是日金人入和州初金兵至近郊猶未知王權棄軍而歸也後軍統制韓霖最後出城乃縱火城中喧亂金人聞之曰南兵遁矣遂進兵入城城中糗糧器械並委於敵敵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踐及爭渡溺死者莫知其數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為言統制官時俊殿後以弩伏道傍敵騎稍止潰兵往往棄甲抱蘆葦浮江而渡得生者十四五

壬戌詔朕德不足以懷遠人致金人復背盟好勞我將

士蒙犯矢石念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　尚書户部侍郎劉岑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先往沿江措置　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為御營先鋒都統制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為前軍都統制右武大夫高州刺史苗定為右軍統制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摧鋒軍統制郭振為左軍統制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劉銳為中軍統制仍命顯忠屯蕪湖以扼

裕溪口之衝且為王權聲援捧嘗請斷吳江橋以拒金或又欲塹常熟之福山以斷其騎軍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曰審爾是棄吳以西邪凡堂帖監司符移皆收不行自李捧以下差遣諸書皆不書日歷明年正月乙酉李捧見丙戌苗定見癸巳郭振見二月劉銳見並係此銜但不知後軍為何人也徐夢莘北盟會編壬子御營前軍都統制李捧往江上捍禦朝辭恐即此日事洪遵行狀又稱李捧請斷吳江橋亦不得其時今且附此更須參考成忠郎閤門祗候東南第二副將都遇知濠州召降授武顯大夫吉州刺史知濠州劉光時還行在時州已不守光時寓

治横澗山寨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乞令勲臣戚里内侍之家獻家財以助國仍加優賞從之　詔選人舉主考第應磨勘者許不俟替官赴闕用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請也　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始至本府視事建康知府題名張燾十月二十三日到任壬戌二十三日也趙甡之遺史在二十日己未恐誤先是建康居民驚移而去者十五六及燾至人情粗安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至新蔡縣金人所命令佐率衆迎敵撙一鼓破之　是日江淮浙西等路制置使劉錡

退軍瓜洲鎮金陷揚州初邵宏淵既失利金人自山路徑犯揚州屯于平山堂下宏淵亦退在揚子橋南毀閘板而渡揚州軍民皆傾城而奔錡乃退軍自南門外拆民屋為浮橋軍過即毀之由東門而去守臣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亦奔泰州徃通州渡江入平江府先是右朝請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被旨守海道至是獨引兵趨崇明西沙或勸毋行珏不聽即日登舟文書帑藏無毫釐之失

癸亥詔侍從百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先令翰林學士何溥吏部侍郎淩景夏張運給舍金安節劉珙臺諫梁仲敏杜莘老吳芾禮官王普尚書郎徐度薛良朋余時言柳大節姚寛從行仍命夏景等分攝六曹都司樞掾太府農職事時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措置海道而户部侍郎劉岑中書舍人虞允文先往建康從官兩省留臨安者惟汪應辰徐嘉黄中路彬許尹唐文若六人而已寛舜明子也時以右丞議郎監六部門兼權右曹郎官

始有司辦嚴用紹興七年故事杜莘老為上言今親征
與曩日事異宜皆從簡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宮
及内人不往止與建王行欲令徧識諸將耳乃命王府
直講史浩從行自金人窺伺江淮一時宿將莫不震怖
惕息獨王處之恬然不懼廷臣有奏請王為元帥者及
扈行過遽日至王預料其所可守其所可攻其人可用
後卒如所言 廷臣請王為元帥據張闡所進聖德事蹟云爾當求言者姓名增入 言者
乞令諸州縣豪勢上戶自備錢糧招槍仗弓箭手赴行

在優立賞格從之　尚書戸部郎中總管江東財賦淮西軍馬錢糧都絜陞司農少卿　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李稙落職放罷右朝奉郎知漢陽軍林之純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之純輕薄無行不為吏民所敬宣諭使汪澈出使之純謹奉之澈問稙財計事稙士人據案牘行移而已諸州財賦未嘗經心不能對之純嘗為總領所屬官粗知財賦所出納一日問見澈且言湖北財計澈大喜之純乃風郡人詣澈舉其才澈即奏呉

珙進軍襄郢而稙留鄂州不隨軍坐是糧乏又薦之純可用于是申命之純十二月壬戌正差是日王權自采石夜還建康既而復如采石時金主亮率大軍臨西采石揚林渡已數日權與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傳猶庇匿不以聞州學諭汪餘慶與教授蔣繼周同往見傳責之傳氣奪一日發八奏初奏言金人已犯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三省樞密院吏皆挈家以出都人驚移不可止次報金人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朝廷莫知其在

江之南北益懼因遣人于閭巷間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夜二鼓乃得一士人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于是憂疑稍定繼周青田人也

甲子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左太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　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傅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為果州團練使知均州兼管

内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賞功也　入内内侍省押班林擧主管大内公事　趙撙下平輿縣　忠義統領柳萬克伏羌城　是日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兼主管中軍軍馬吴挺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敗金人于徳順軍之治平寨先是金遣兵之涇原宣撫招討使吴璘命起挺率所部捍禦過徳順遇金游騎二千餘與官軍接遂駐于治平統領官劉海將官曹建以數百騎掩擊之斬其將博綽生俘數十人入其郭金恐南

軍襲其後乃火城寨為疑軍海等以為救至遂引還金乃得去宣撫司第賞首先出陣破敵者為奇功進官四等其下各有差

乙丑鎮江府左軍統領員琦及金人戰于揚州皂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錡與官軍遇至是大軍來爭瓜洲渡錡命統制官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皂角林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伏林中設伏金既入張弩俄發金以

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時諸處以報捷旗趨行在者絡繹于道路市人為之語曰雖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軍馬葉義問讀鎬捷報至金人又添生兵顧謂侍史曰生兵是何物聞者皆笑當時謂之土團樞密

此以趙甡之遺史附入

丙寅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副使王時升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林安宅各特轉一官時升等言拘收到錢三十

萬緡以備巡幸之費故有是命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
李寶與金人舟師遇于密州膠西縣陳家島大敗之初
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
工部尚書蘇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
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噶來江上迎報金舟
泊唐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
寶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户
也皆富豪子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

戰知朐山縣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
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匐而膕畧
不能動雖衆何為況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敵雖欲退走
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時金俟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
也實伺金未覺遣洋與裨將黄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
順夜漏將盡起碇進船風猶未順衆有難色良久南風
漸應衆喜爭奮引帆握刄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敵
驚失措敵帆皆以油纈為之舒張如錦繡綿亘數里忽

為波濤卷聚一隅窘蹙搖兀無復行次會火頭船中有火起者寶命以火箭射之着其油帆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勇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驃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管完顏鄭嘉努等五人斬之阿噶亦為官軍所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熊克小歷云統軍蘇保衡未發舟不可獲旋聞自經死蓋因馮忠嘉海道記所書也按范成大攬轡錄蘇保衡為水軍都統昔王立除右丞則保衡此時不死忠嘉蓋誤得倪詢等三人及敵詔

書印記征南行程歷輿器甲糧斛以萬計　江淮制置使劉錡在瓜洲四日無日不戰錡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肩輿渡江留中軍統制官范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　知均州武鉅遣將與忠義軍復盧氏縣

是日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攻蔡州距城二十里金人出兵背城而戰方成列撙出金不意命官軍於宿草間乘風縱火鼓譟而進金披靡撙率親兵衝

擊斬其總管楊寓遂整衆入城秋毫無犯宣諭使王澈以樽提舉諸軍先是朝廷聞敵犯淮西亟命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統諸軍併舟師為王權之援武昌令薛季宣獻計於澈謂閔軍已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潁昌趨汴京金内顧必驚潰澈不能用

丁外詔視師江上南班宗室並免扈從　詔蔡京童貫岳飛張憲子孫家屬令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便用中書門下省請也於是飛妻李氏與其子霖等皆得生還

馬　是日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中書舍人兼參謀軍事虞允文見太尉劉錡問兵敗狀錡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允文曰敵人席卷兩淮直窺江表今日之用兵為得已乎錡曰錡非好官職者今當上還制置招討二印耳允文曰國事如此九重方有蒙塵之懼公持是印欲安所歸乎錡慚不能荅　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自商州遣兵會虢州忠義首領辛傅等取朱陽縣降其知縣事奉議大夫劉楫商洛都監

供奉班祗應王元賔俘女真九人
戊辰殿中侍御史杜莘老直顯謨閣知遂寧州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張去為致仕先是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劾奏之上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為御馬院致其仕而莘老亦出　右廸功郎鄭樵充樞密院編修官樵以布衣特起至是稍用之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本所庫管錢引見在萬數不少

陜西諸路並係敵中行使銅錢地分若不預行措置竊慮恢復之初諸軍進發出川路界分止以銀絹支散本所錢引遂成無用為害甚大照得前此榷場未開日四川錢引客人已私下將帶往來陜西㬊行買賣將來既得陜西則川陜路通客旅奔湊布帛茶藥之類皆是川貨與錢引相兼貿易實為利便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如收復到陜西州軍許將錢引依四川行用其見使銅錢一文紐川鐵錢二文庶幾公私貨幣流通不致妨闕議

者必謂封疆既拓錢引可以多添此誠便利然蜀中交子祖宗時止一百二十餘萬道皆有稱提見錢今節次增添錢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道只有鐵錢七十萬貫其所以流通者蓋緣鹽酒等物陰為稱提而本所贍軍庫常有數百鉅萬不散於外故引法未致大壞此亦天陰有以相之也引法一壞則蜀不可為矣故今引法尤當愛護不可輕有增損向都轉運司以軍興急迫增印數百萬道引價頓減遂於通衢鑿毀以救其弊今

官庫之積皆當散出若更增添須當消息而行乞密降
省劄畧示大數付之望不下轉運司收掌令之望酌度
事宜或三五十萬或百十萬道作番次旋旋增添不令
外人知所添之數足以給用即止不必盡如朝旨所增
蓋添引頓多則引價必損諸軍恐其折閱則便多邀銀
絹臨時實礙支遣又所復州軍未知多寡可守不可守
而錢引既印則不可復收併與見界之數行用俱輕為
害不細之望備員總計當此軍興若得多印錢引以救

目前之急實為大幸但為朝廷乆遠之計慮及如此伏望特賜照察十二月庚子施行　初金新主褎既立遣通事蕭恭持赦詔撫定州縣及中都權留守拒而不從恭立誅之大興尹李天吉懼而聽命於是自黄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録褎赦馳以報金主亮亮歎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事亮即遣右議軍郭瑞孫回衆攻褎令盡誅黄河以北之叛已者天吉燕

人瑞孫藥師孫兵部尚書安國子也亮得褒報諸書不見月日按褒以此月八日立而自上京至泗州五千八十四里自泗至廬和不遠則亮之得報必在十月下旬今且附月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三金人地名考證

塔坦 原書作韃靼誤改見卷五十八

愛新 原書作阿辛即金史之愛申並誤改見卷一百三十

翁古察 原書作斡古剌誤今改正

薩哈 原書作撒改誤改見卷一

博濟 原書作孛急即金史之孛極並誤今改正

摩哩 原書作毛里誤改見卷四十四

威赫 原書作隈阿即金史之隈可並誤今改正

呼喇美原書作忽刺馬誤改見卷一百三十三

博綽原書作潑察誤今改正

阿噶原書作阿瓦即金史之阿窊並誤今改正

鄭嘉努原書作鄭家奴誤改見卷一百九十一

沙津原書作沙只誤改見卷一百六十一